

<<哭摩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哭摩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5504933

10位ISBN编号：7515504935

出版时间：2012-8

出版时间：金城出版社

作者：王任

页数：243

字数：22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前言

八十多年来，对于徐志摩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，学术界似乎是一直争论不休的。

至于其中的原因，同样也是十分复杂的。

然而，随着思想解放步伐的加快，人们文化价值观念的更新，有些极端而偏颇的评判早已被否定了，而一些客观公正的观点进一步获得了学术界与广大读者的认同。

现在，人们更多的是谈论徐志摩诗歌与散文创作的突出成就，特别是他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杰出贡献，以及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，而不再偏颇地热衷于阶级分析以及他个人的轶事杂闻。

这是可喜的现象。

当然，学术界的不和谐之音也随处可见。

其中，最突出的现象是在论文与著作中对史料文献的忽视与漠视。

在急功近利的潮流中，有些人已经不想再走正常的学术研究之路，而是力图寻求一条所谓立竿见影的捷径。

为此，他们不再做艰苦扎实、细致严谨的文献与史料积累工作，而是盲目地花样翻新，或者是制造一些奇谈怪论，甚至于凭借想象和虚构来“速成”所谓学术成果——因为这样做省力省时，“成果”出得快。

然而，其结果只能是错误百出，贻笑大方，既糟蹋了学术，也误导了读者，后患无穷。

正是在这种“泡沫”学术氛围中，一批青年学人注重文献与史料的发掘与积累，显示出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端正的学风，尤其难能可贵。

如今，王任将长期收集到的徐志摩遇难前后的文献史料汇编整理成册，作为纪念诗人遇难80周年的一份礼物。

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，理应得到大力支持与称赞。

它的出版，廓清众说纷纭，还原历史真实，不仅对徐志摩研究具有重要价值，而且能促进对其他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，并对中国现代文献史料学的建设具有一定意义。

我与王任既是师生，又是挚友，志趣相投，忘年之交，时常在工作之余谈学论道，畅所欲言，直言无忌。

特别是在我从济南南下福建任教之后，我们的联系不仅未有中断，反而更加频仍，可见情谊可贵！

十多年来，他曾跟我参与老舍资料的查考工作，并协助我校阅《老舍年谱》《老舍资料考释》《（老舍全集）补正》《老舍论集》等著作，其间受到了一定的学术训练和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如今看来，我们在治学风格上很相像。

如果从文化根源上来探求，似乎与深受故土沂蒙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。

沂蒙山人那种吃苦耐劳、正直耿介、执著倔强的性格禀赋，是他做人与做学问的“根”与“魂”。

表现在治学上，那就是坚持求实求真的学术态度，努力以扎实而丰富的文献史料考析取胜。

在近五年的时间里，王任在完成日常工作之余，不辞辛苦，孜孜以求，或故地寻踪，查寻徐志摩当年遇难的准确地点；或遍览史料，从当年多家报章的原始记载中考辨诗人遇难的真相。

锲而不舍，用心探研，耐得住寂寞，经受住清贫，其中的甘苦谁人能知？

然而令人高兴的是，昔日的耕耘如今终于有了收获——一本丰富扎实的文献史料集《徐志摩之死》（即《哭摩》——编者注）即将出版。

笔者先睹为快，自然更是喜出望外。

为此，他约请我来为此书撰写“序言”，自然是无法推辞的。

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。

”我是了解王任的，他还很年轻，但他的志趣在读书问学，而不是追逐名利。

今后的路还很长，我对他更大的希望还是着眼于未来：找准自己的学术方向，开垦独立的学术园地，恪守严谨扎实的学风，孜孜不倦，潜心钻研，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。

这也是我借此机会向他寄予的希望与嘱托。

写于二〇一一年十月

<<哭摩>>

<<哭摩>>

内容概要

徐志摩，一个影响力至今毫无退减的伟大诗人，一个被文化界奉为“一代诗魂”的浪漫才子，在人间只有璀璨而短暂的三十五年便陨落了，于是他的死便与

他的生一样让人刻骨铭心。

本书简略地概括为：还原历史现场，历览众说纷纭；穿越八十春秋，追忆一代诗魂。

全书分为三辑：辑一“旧闻新知”，收录一九三

一年上海、北平等地多家报章的原始记载以及时人的悼词挽联。

辑二“师友追忆”，收录徐志摩师友对其遇难事件前后的详细叙述和深情追忆。

胡适、沈从文、

陆小曼、林徽因……耳闻与目睹，思念与痛切，缱绻与决绝，万千思绪，尽遣笔端。

辑三“后世寻踪”，收录一九八 年代以来近三十年间诸多传记写作、后人

寻访中的诸多文本。

作者简介

王任，济南某高校教师，现代文学硕士，曾在《老照片》《温故》等文化杂志上发表文章。

<<哭摩>>

书籍目录

- 序一
- 序二
- 辑一：旧闻新知
- 报章记载
 - 《大公报》
 - 《申报》
 - 《北平晨报》
 - 《民国日报》
 - 《益世报》
- 悼词挽联
- 辑二：师友追忆
- 追悼志摩(胡适)
- 谈徐志摩(梁实秋)
- 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(沈从文)
- 友情(沈从文)
- 致赵家璧(沈从文)
- 与志摩最后的一别(杨振声)
- 诗人的最后一年(赵家璧)
- 哭摩(陆小曼)
- 遗文编就答君心(陆小曼)
- 悼志摩(林徽因)
-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(林徽因)
- 记徐志摩(陈从周)
- 悼志摩(郑振铎)
- 悼志摩(王统照)
- 纪念志摩(陈梦家)
- 悼志摩先生(储安平)
- 志摩师哀辞(赵景深)
- 我们所爱的朋友(陶孟和)
- 哭志摩(吴世昌)
- 志摩最后的一夜(韩湘眉)
- 志摩是人人的朋友(方令孺)
- 徐志摩——一个孩子(温源宁)
- 忆徐志摩先生之死(湘江)
- 谈徐志摩遗文(凌叔华)
- 再谈徐志摩遗文(凌叔华)
- 北风——纪念诗人徐志摩(苏雪林)
- 送志摩升天(张若谷)
- 辑三：后世寻踪
- 《徐志摩评传》(节选)(陆耀东)
- 《徐志摩传》(节选)(赵遐秋)
- 《徐志摩图传》(节选)(韩石山)
- 《徐志摩传》(节选)(宋炳辉)
- 《徐志摩评传》(节选)(宋益乔)
- 在徐志摩纪念公园奠基仪式上的讲话(牛汉)

<<哭摩>>

寻访诗人断魂处 (任远)

不能这样抨击徐志摩 (陈学勇)

济南开山：诗魂徐志摩遇难地 (赵晓峰)

一代诗魂，陨落何处？

(王任)

后记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致赵家璧 沈从文 家璧兄：昨寄一信，想可收到。

因新从敦煌回京，杂务待清理，迟迟作复极歉仄。

尊信询及小曼先生忆志摩先生二遗文，已不易记忆所说《文艺月刊》是否左恭在南京编的，还是另外一种？

因为我当时在青岛大学，记得徐先生在山东遇难得北京电告时，我正在杨今甫（杨振声）先生家中和闻一多、梁实秋、赵太侗诸先生谈天，电文中只说：“志摩乘飞机于济南附近遇难，奚若、慰慈、龙荪（金岳霖）、思成等，拟乘×车于×日早可到济南，于齐鲁大学朱经农先生处会齐。”

使大家都十分惊愕，对电文措词不易理解。

我当时表示拟乘晚车去济南看看，必可明白些事情经过。

大家同意，当晚八点左右上胶济路车，次日一早即到达。

去齐鲁大学，即见到张奚若先生等也刚下车不久，此外还有从上海来的徐大公子。

据经农先生叙述，才知道已由济南中国银行一工作人员，为把徐先生尸身运到，加以装殓，拟搭晚车去沪。

大家吃了早饭，即同去城里一个庙中悼看。

原来小庙是个卖窑器的店铺，院子里全是大小成堆的坛坛罐罐，小庙里边也搁下不少存货。

停尸在入门左边贴墙一侧。

前后全是大小钵头。

银行中那位上海办事人，极精明能干，早已为收拾得极清洁整齐。

照当地能得到一份寿衣，戴了顶青缎子瓜皮小帽，穿了件浅蓝色绸子长袍，罩上件黑纱马褂。

致命伤系在右额角戳了个李子大小洞，左腋下也有个同样微长斜洞，此外无伤。

从北京来的几个熟人，带了个径尺大小小花圈，记得是用碧绿铁树叶作主体，附上一些白花的，和希腊式相近。

一望而知必思成夫妇亲手做成的。

大家都难料想生龙活虎般的一个人，竟会在顷刻间成了古人，而且穿上这么一份大不相称寿衣，独自躺在这个小庙中一角，不免都引起一点人生渺茫悲痛。

大家一句话不说，沉默在棺旁站了一会。

因为天已落雨，就被经农先生邀回校中，听银行中那个办事人谈了些白马山地势和收殓经过。

才知道事实上致命伤即只两处，和后来报纸传说全身焚化情形不合。

（也可证卞诗人在近期《诗刊》上说的不可信。

他对此根本无知，前因后果更无知。

但因这些传说加上别的附会，闻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硃石本地人竟以为是用金头配上殉葬，坟墓因之被掘，却是几年前从陈从周先生处才明白的。

）因为当时已商定由张慰慈和徐先生大公子随棺于晚十点南下，其他几位北返，我也在当晚即回青岛，报告情形。

至于徐先生生前那么匆匆南下，又急于北旋，却是在一年后我到北京时，住在胡适之先生家里楼上（即志摩先生生前住处，胡家中人不敢住），半夜里胡先生上楼来和我说起的。

徐南去主要是因小曼不乐意过（“过”即“到”的意思——编者注）北京，在上海开支大，即或徐先生把南京中央大学和北大教书所得薪金全寄上海，自己只留下卅元花销，上海还不够用。

因乘蒋百里先生卖上海愚园路房子事，挂个中人的名义，签了个字，得一笔款给小曼，来申多留了几天。

急于搭邮件运输机返北京，则因为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节讲中国建筑艺术，急于参加这次讲演，才忙匆匆的搭这次邮运飞机回京。

到山东时，白马山只隔济南廿五里，因大雾飞机下降，触及山腰失事致祸。

一切都近于凑巧而成此悲剧，不仅当事亲友，为此含悲抱恨终生，以国家言，也是一不可挽救之大损失！

<<哭摩>>

我还记得我过青岛以前，由上海过北京时，正是大家都极力劝徐先生离婚时，内中还包括最拥护女权的胡太太！

徐因上海小报传述的翁陆种种，十分苦闷，且因北京友好的压力，更感到痛苦。

在无可奈何情形下，曾在胡家住处临窗一长藤椅上告我种种：“从文，这些日子熟人都极力劝我，以为小曼既不肯来北京，最好是离婚。

胡太太历来是以保护女权著名的，现在也居然同意这件事情。

我不能这么办。

你知道，她原是因我而离婚的。

我这么一来，她又毁了，完事了。

所以不管大家意见如何，我不能因为只顾自己而照办……”随后不久即听到胡太太告我：“志摩先生把两边的钱寄过上海，还不够用。

志摩在这里一月只留下卅块钱作零用，衣服破破烂烂，还包括鞋袜！

也不在乎，太不成样子了。

这里老奶妈为他缝缝补补，还总说：‘不碍事，北京学生哪会注意到我这一身。

’这样过日子那[哪]是长久之计！

小曼不来是怕吸不成鸦片烟。

戒不了烟，那[哪]是什么治病无人？

在上海和那个学海军的翁某某靠灯按摩治病，像个什么生活！

……”但据胡先生那夜里和我说的意思，把林徽因、凌叔华及某名作家并提时，却以为论才情，小曼先生或不及三人有才气，论为人气度开阔，小曼却高一着。

依胡先生分析……对人对事真正厚道，还是小曼好。

这点月旦评可能有些“十分正确”或“相当正确”。

有小部分或稍带感情作用。

因为小曼先生对胡先生是极好的，口口声声叫老师。

另外，你信中提到关于泰戈尔第二次到中国事，我可能不在上海，只依稀记得不受欢迎，难公开露面。

所以住在徐家一阵，即郁郁回国了。

是徐先生住福煦路时。

后来我曾经到二楼泰戈尔住过的房间看过，满墙用大吉岭买来的各种小蝴蝶贴上，房中并无床铺，厚厚地毯上只搁下大小不同许多靠垫，十分有趣。

后来张韵[歆]海夫妇曾住过一阵。

或许还留得有些相片，只是时间久，就散失不易追寻了。

至于第一次泰戈尔到北京时的种种照相，《晨报·副刊》似出过专刊登载过，且有林徽因演戏的场面。

我保留了一份，也许还夹在~本《志摩日记》中，可得待将来换个住处时，才有清理机会，目下是无法找寻的。

另外还记得泰戈尔入宫见溥仪，徽因为作翻译，是在故宫御花园西边那所小楼上进行的。

徽因对于溥仪印象，说得极有趣味。

(一九)五六年我被调过故宫帮忙搞丝绸时，曾在这座小楼办公，原归溥仪英文教师英人庄士敦所住。

外表蛮好看，全份紫檀家具。

但全楼窄小如童话中的房子，住下来可真不舒服，热天特别热，冬天又极冷，上下楼还格外令人担心！

巧的是我居然还有机会在皇上读书处办了半年公。

不免增加了一点历史沧桑感。

以后若有机会，再来谈谈这些巧事，和解放后同溥仪同车去西山，听溥仪亲口说的第三次被捕的笑话吧。

<<哭摩>>

这个皇上十分有趣，和彭子冈在《文史资料》工作时，叫他作“溥老”还不认账，必须改作“老溥”才觉得亲热合式！

草草作复，并祝府中一切佳好。

弟沈从文 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一北京（据《沈从文全集》第二十五卷，北岳文艺出版社二 二年版）

后记

“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……”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，徐志摩先生乘“济南号”飞机在济南西南郊遇难。

诗人的云游飞升，备受关注，轰动一时，被称作“中国文坛之大损失”。

近八十年来，徐志摩其人其文，似乎一直没有离开这个纷繁的尘世，关于他的浪漫诗歌、才情风流、趣事逸闻，总是在坊间播散流传，以至任由“打扮”。

其中，关于徐志摩遇难事件的前前后后也已是众说纷纭、莫衷一是，甚至遇难的准确地点、时刻似乎都说不清楚了。

倏忽八十年，已然有必要去廓清一下历史的迷雾。

面对以讹传讹的纷扰错乱，任何不以史料文献为基础的传记写作都是苍白无力的。

所以，尽可能地回到“历史现场”，是解读历史的必要前提。

重翻民国时期的新闻报纸，重温文化名人的追忆文章，重读后世生成的传记文本，其中便存留着源头、媒介、传播的层累的记忆过程，在这过程中自然凝结着丰富的意味和蕴涵。

所谓“温故而知新”，编者以为“温故”重在呈现过程，而不是急于阐发与作论。

史料汇编有时是重于传记写作的。

因此，本书编纂的主旨，可以简略地概括为：还原历史现场，历览众说纷纭；穿越八十春秋，追忆一代诗魂。

全书分为三辑：辑一“旧闻新知”，收录一九三一年上海、北平等地多家报章的原始记载以及时人的悼词挽联。

丰富多样的史实细节，尘封旧报的历史氛围，讹误流转的最初源头，原汁原味的情感气息，在此可窥一斑，进而可获得新的认知。

旧闻新知，正本清源，未读过的“旧闻”，也便是“新闻”。

辑二“师友追忆”，收录徐志摩师友对遇难事件前后的详细叙述和深情追忆。

胡适、沈从文、陆小曼、林徽因……耳闻与目睹，思念与痛切，缱绻与决绝，万千思绪，尽遣笔端。斯人已逝，笔墨长存，这大概便是文人与文字的价值之一吧。

辑三“后世寻踪”，收录一九八

年代以来近三十年间诸多传记写作、后人寻访中的诸多文本。

徐志摩之死，是传记写作中无法避开的结尾。

隔着半个多世纪的岁月，隔着山水重复的阻碍，难以亲到历史和遗址的现场，从而出现错讹，也算情有可原吧。

但是，传记应是以事实为基础的，所谓的合理的虚构和想象，甚至出现了徐志摩与飞行师的空中对话，那就实在匪夷所思了。

回望岁月苍茫，对于徐志摩一生的评价，笔者认为胡适之先生的评语是最为恰切的：“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‘单纯信仰’，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：一个是爱，一个是自由，一个是美。

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，这是他的‘单纯信仰’。

他的一生的历史，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。

”因了“爱，自由，美”的单纯信仰，三十五岁逝去的徐志摩，是不朽的。

“徐志摩是五四精神在诗歌领域杰出的代表”，二〇〇六年三月，诗人牛汉先生到济南长清出席“徐志摩纪念公园”奠基仪式，他深情地如是说。

但是，在熙熙攘攘的商品经济时代，“五四精神”已然是遥不可及的历史绝唱，徐志摩也已是一去不返的人间绝响。

“诗意的栖居”依旧是红尘一梦。

徐志摩作为一个“单纯的理想主义者”，他的信仰和理想在当下的时代依然是稀缺的，所以他依然值得人们长久的纪念和铭记。

“山不在高，有诗则灵（牛汉先生语）”。

然而，奠基仪式举行之后的五年来，所谓的“徐志摩纪念公园”一直不过是山野间两块孤零零的碑石

<<哭摩>>

……五年间，每天望着窗外山间那孤零零的碑石，我想即使凭借诗人的才情，大概也是读不懂此间的热闹与落寞的。

缘此，在徐志摩遇难八十周年之际，围绕诗人之死汇编一本文献集，也聊作献给诗人碑石上的一份纪念吧。

本书从酝酿到雏形，再到补充完善、寻求出版，至今终于完成。

期间对一些问题的求解，陆续经过了近五年的查寻与考析。

在本书编纂过程中，得到了诸多师友的支持和帮助，在此略表谢意。

业师张桂兴先生悉心指教，并不辞辛劳地为本书提供《新月》月刊等重要文献，且为本书作序；十多年来的教诲，铭记我心，在此衷心致谢！

业师张光芒先生热情地为本书作序，并予以鼓励，在此衷心致谢！

感谢沈从文之子沈虎雏先生、《老照片》冯克力先生、《山东画报》公晓慧女士、山东工艺美院王承利先生的关注与支持。

感谢中国国家图书馆、山东社会科学院图书馆、山东大学图书馆、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提供的文献支持。

本书的出版，幸赖薛原先生热忱地鼎力相助并为之付出精力和劳作，谨致深挚谢意！

姚冬霞女士和责任编辑为此书出版付出辛劳，亦在此致谢。

谨此感谢潘鲁生、李新、张云龙、董占军、唐家路等的关注。

感谢关家铮、车振华、赵晓峰、王伟、张勇、高杰、赵建伟等友人的帮助。

致谢的名单将是很长的一串，此不一一。

本书收录的史料文献大多是挖掘的第一手资料，主要依据民国报刊予以选录和校勘，对于其间的句法、用词习惯以至版本差异等，尽可能地忠实于原始文献，不妄加改动，仅在个别地方作了编者注释。

史料的发掘，似乎是难以穷尽的。

相信随着相关史料的进一步发掘，以后还会有新的发现，也希冀将来能有修订补充的机会。

本书选录的各篇文章，均尽力与著作权人联系并奉寄样书及稿酬，但尚有部分未能取得联系（编者信箱：renwen20012@163.com），在此谨致谢忱！

由于编者水平有限，本书或会存在失误和不足之处，谨请读者指正！

编者王任 二 一一年十一月，于济南长清

<<哭摩>>

编辑推荐

《哭摩》经过近五年的查寻与考析，编者的内心里有一种对逝去的某种精神的深切怀念，而徐志摩便是这种精神最好的代表，这种精神或称“五四精神”，或叫“诗意的人格”，或称“爱，自由，美”的单纯信仰。

总之，三十五岁逝去的徐志摩，是不朽的。

《哭摩》是一本有价值的文献，也是对徐志摩的最好的纪念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